



宋之的著
(第五幕)

祖國在呼喚

上海書店刊

本劇上演必需徵得作者或作者代理人同意。

各地代理人：

重慶：中國藝術劇社

桂林：遠方書店聶紺弩

昆明：王晉笙

成都：神鷹劇團萬籟天

蘭州：中央社陳萬里

人物表

陸原放 外科醫生，原放醫院院長。

夏宛輝 他的太太。

新蕾 他們的兒子。

韋克恭 宛輝過去的愛人，革命者。

露莎 一個身份不明的女人。

胡海生 游擊商人，冒險家。

秦麗 宛輝的同學，一個以娛樂自己的丈夫為自己的事業的女人。

姜亦人 秦麗的丈夫，香港富翁。

李元裕 潛伏在香港的日本間諜。

杜餘 新聞記者

女僕

茶客病：人

茶客茶客甲

茶客乙

茶客侍者

收師

教堂執事

避難民衆若干人

日兵甲

日兵乙

時間：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下旬至一九四二年一月上旬

地點：香港

第一幕

香港：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下旬，夜十時後，告羅士打九樓。

茶座的一角，臨窗。距大廳稍遠，一個較幽靜的地方。有小玻璃台，和米色的沙發。

窗外為巨大的建築物所遮，電紅燈閃爍。窗檻為英國式，有古老而莊嚴的雕塑。

大廳裏正跳着FOX TROT，音樂狂熱的催動人們的腳步。

茶座裏的客人彷彿都受了感染，連侍者也凝神的注視着跳舞的人羣。

燈光呈暗紅色。

茶客甲：（一個女的，忽發奇想）嘿，老K，假定這種音樂的聲音，用飛機大砲代替了，你想，會發生什麼現象。

茶客乙：（一個男的）稿七唸三，你真會幻想。

茶客甲：這是有點怪。全世界三分之一的地方，都在打仗，全世界三分之一的人類都

在大砲底下喘着氣，可是這個小島上，咱們這地方，却還在熱着兩條腿。

茶客乙：你以為？

茶客甲：噫，我還未想。

茶客乙：除非是你有一種本事，把地圖上標明香港的那個小黑點拿走，比方說大拿到星

茶客甲：（星裏去，你才能還未想呢。）並且不讓有人去發現，（這事真難。）

茶客甲：（翻了他一個白眼。）缺德！

音樂停止後，燈光大明，有了利時的騷動。兩對舞伴全露莎和胡海生，秦騰和

姜亦人，以優雅的步伍回到他們的座位。——男人，較女人落後半步，但在到

亦人：（達的時候，男人却搶前一步，有禮貌的扶着女人的椅背，耳聞太太們低微的「

謝謝」聲。

亦人：（瘦得像一隻螳螂，戴近視眼鏡，經常有一只象牙的煙嘴，含在嘴角。額骨很

高，牙齒不整齊，說話的聲音像蚊子叫，但却四平八穩，是在某些人當中流行的

交際語。他看上去大概有四十歲。）你說，法幣的比率，到年底會跌到一——

海生：（和姜亦人先生比較起來，他顯得健康，而且壯實。雖然頗有些肌肉，但却並不過份，而且襯托得頗有英氣。服裝考究，喜結鮮豔的領帶。眼內有神，動作敏捷，講話時嗓音嘹亮，中氣很足，作銅音。甚至在交際場中，都顯得有些粗魯。他對姜亦人作不耐煩狀，嘴裏不曉得咕嚕了一句什麼。）

亦人：（當心着褲子恐怕褲縫打縐，小心的把褲腳向上提了一下，側過身子更湊近胡海生。）你說什麼，海生，什麼？平準基金委員會怎麼樣？——戰爭不過是一種空氣，空氣！（恍然大悟的）是不是金融市場有意的製造空氣，法幣漲到一六五就受了這空氣的影響，是不是！據你的看法——

海生：（突然和另一桌上的人點頭招呼，並且不顧亦人的囉嗦，微笑着走過去了。）
露莎：（這是一個上帝的傑作。對於自己的美麗，有着強烈的自信，她是二十六歲，正在奇異的年紀，豐滿而嬌嫩，每天早晨，她得以兩點鐘的時間用來修飾。這是她的功課，她的自我陶醉。她現在對海生的突然離去，輕蔑的撇了撇嘴。——）
（雖然在氣憤中還是惹人憐愛的嘴。）就是在交際場上，海生也一點不懂得禮貌。

亦人：沒關係，沒關係，老朋友了。你忘了，我們是同鄉，我們那地方的人，都是這種脾氣。

露莎：姜先生可是例外！

秦麗：（這位太太，身材適中，衣着樸素。她已近三十歲，以娛樂自己的丈夫爲自己的事業。年輕時候的幻想早已被生活磨光，只剩下一點兒牢騷，若偶然埋怨亦人先（生沒有良心之類。）他呀——他——（忽有發現）瞧，露莎，那是誰？（顯然是多餘的熱心）和胡先生坐在一起，穿淡紫色鑲白花的……）

露莎：（淡談的）我不喜歡那種顏色。

秦麗：（迎合着她）是俗氣，本人也不見得好看。露莎，你留心沒有，她笑起來的時候，嘴有點兒歪。

露莎：（她笑着向了遠方點頭，笑得異常嫵媚。）

亦人：（近於諛諂的讚美）真是傑作。

露莎：（不免有一種快感）太太在這兒，小心回去罰跪。——

你爲什麼對港幣的

行市這末熱心，想做買賣嗎？

秦麗：還做什麼買賣——我們是——

亦人：（制止她）阿麗！（溫柔得近於滑稽的。）假如露莎小姐不見笑的話，我正爲我

的那點存款着急。要是真有戰事——

露莎：（忽然站了起來，向迎面而來的二位招呼）哈囉！（那位含了一種恭敬急步向

前，在恰當的處方兩人握手。）我來替你們介紹，這是一位大旅行家，我的百

科全書。

（他不高，但壯實。動作——甚至連面部的肌肉都有點僵硬。雖然在交際場中以博學

多聞見稱，但面型却帶了一種蠢像。這種面型，使他在笑的時候有做作狀，在發怒

的時候有野蠻狀。）

亦人：（一陣風似的）久仰，久仰！姜亦人，姜太公的姜，亦人——也是人的意思——

（他接過李元裕的名片，誇大的語調。）哦，是的，是的。這是內人，密司泰

麗，李元裕先生！

露莎：姜先生，你的名字，真

亦人：這不過是一種符號，一

大，看到社會上那些達

十年前，就是說，在我二十歲的時候，人小心
名流學者，英雄，豪傑，總長，次長——那一樣

不是人做的事？別人是人，我也是人，別人既可以做，我為什麼不能？所以就起
了這末個名字，亦人，也是激勵自己努力上進的意思。現在年歲大了，閱歷深
了，這名字可就慢慢的對我失掉了意義了！

元裕：不要失望，姜先生！

亦人：那裏？好在祖上還有點積蓄，勉強維持，告羅士打這塊地方，還能常來坐坐。既
便有些老關係，舊同學，有的升官，有的發財，也有時候記起我姜某人，寫信來
約我出山，我都是一概謝絕，困苦呢，犯不上去攢營，既足溫飽，失復何求？就
這末算了！

露莎：能這末算了，那也是一種福氣。

亦人：李先生什麼地方恭喜？

元裕：我在南北行開店。

亦人：洋行？還是錢莊？

元裕：小本經營，沒什麼意思。

露莎：他是大昌洋行的總經理，專門做外國人生意的！

亦人：哦，進出口生意，是嗎？那和海生是同行了？

元裕：也可以算是同行，不過性質不同罷了。露莎：這次海生的這批生意，要是做

元裕：了，你得謝謝我！

露莎：跟我有什麼關係？

元裕：因為錢賺到手賺不到手，成功還是失敗，由不了他。換句話說，要看我幫忙的

度怎麼樣？

露莎：你準備不幫忙嗎？

元裕：要是你不願意我幫忙的

露莎：你變得聰明起來了。

打算不的！

元裕：我並不是笨蛋！海生起的怪！到今天還能在太平洋的海面上走，你知道是什麼

人領給他維持？ 種符號，一

露莎：海生自己是個冒險家，官要人，只靠他自己！

元裕：太平洋並不是冒險家的樂園，沿海的碼頭也不是海生的私產。總有一天，你會明

白——

（胡海生匆匆上）

海生：露莎，我快走了。（看見元裕）你？

元裕：我在這兒，正和露莎講到你最近的這批生意！

海生：（不快的）倒熱心的很！

元裕：在那兒裝船，那兒下貨？

海生：該裝船的地方裝船，該下貨的地方下貨！

元裕：走明的，還是走暗的？

海生：明的也走，暗的也走！

元裕：攔什麼碼頭？

海生：碰到什麼碼頭，就攔什麼碼頭！

元裕：（憤恨的）有辦法，有本領，英雄人物！

海生：那用不着你抬舉，我姓胡的十幾歲，就出來跑江湖，倒還担的起風險，有點兒閱

歷！

元裕：祝你一帆風順！

海生：多謝費心。——對不起，先走一步！

露莎：（親密的）我們什麼時候見？

海生：我們——（想了一下）隨你高興，有幾個老地方，你都知道，打電話給我好了！

亦人：等一等，海生，還有一個問題，要是跌到一〇，據你看，對中國的抗戰，會發生

什麼影響？

海生：我看——再見！再見！（快步走出）

露莎：香港真是呆膩了，再沒有什麼好玩，再沒有什麼刺激了。陰陽怪氣的，連太陽，

都硬逼着它場前一小時出世。喜歡玩的人，剛玩上點興緻來，已經十二點，跳舞場要打烊了。今天一個防空演習，明天一個戰爭空氣。只有神經麻木的人才受的住呢！今年，我想到上海去過聖誕節，玩一個痛快。

元裕：怕不見得容易！

露莎：你以為會打仗嗎？

元裕：我想——也許。倒底會不會打，只有天曉得。據疏散到澳洲去的太太們說，是一定不會打的。

亦人：我是完全同意太太們的，戰爭不過是一種空氣，金融界放出的空氣。其目的，第一：是受了舞女的委託，拆散人家的夫妻，第二：是眼看到了年關，大家都得想法撈一筆。

秦麗：要是真的打起來，我們怎麼辦呢！

露莎：我是已經決定了，只要砲聲一響，我立刻就向皇家義勇軍報名！

元裕：不要嚇人好不好！

露莎：在戰爭的時候，我們都得做點事情。我喜歡刺激，喜歡流血，我報名，不爲了皇

家政府，不爲了什麼，一點什麼也不爲，只爲了我自己。

元裕：（意味深長的，斟了兩杯酒。）來，乾杯！

露莎：（隨便的舉起了杯子）什麼理由？

元裕：到真正危險的時候，我會告訴你。

露莎：（慢慢的把杯子放下）我不需要你這種騎士。

元裕：你會需要的。（他離去）

亦人：這位先生怎麼了，我看他語氣之間，好像要跟海生過不去似的！

露莎：誰知道，他跟海生本來很熟，又是同行，常常在一起共事。這次不曉得是爲了什

麼事情弄僵了！

亦人：（杞人憂天的）我看你得勸勸海生，別竟一味爭強賭狠，這年頭，做事情很不容

易，稍一嫌呼，就是毛病，本來呢，這幾年海生的鋒芒也太露了一點，白手起

家，做到現在這個地步，也很夠膽的了。樹大招風，他還是小心一點的好。

露莎：你這種話，醫生是聽不進的！
 亦人：我曉得，我曉得，說也是白廢，說等於不說。我們兩個人，一個是陳公台、一個是曹孟德，天生的合不攏，曹操看陳宮是濫好人，陳宮看曹操是——

秦麗：又來了，怎麼胡先生會是曹操呢！

亦人：曹操也不壞呀，所以你這個人哪，就是少讀書之過像曹孟德這種亂世英雄——

秦麗：得咧吧，沒有人跟你談歷史。露莎，明天宛輝那兒，你不去？

露莎：一定去，你看，在她的生日，我們應該送點什麼好？不能太貴重，也不能太寒酸，太貴重了宛輝要生氣，太寒酸了自己看不過眼——

秦麗：這倒是個難題目。

亦人：這兒有一個問題，宛輝到底生什麼病啊？
 露莎：我看宛輝實在也沒什麼病，全是達克特陸在搗鬼，嫁一個名醫，天然的就得帶幾樣毛病，要不然，夫妻倆在一起，談什麼好呢？

秦麗：那倒不一定。宛輝這個人哪，我看是有點兒變態。醫生說她有病，她偏說沒有。

醫生要她吃藥，她偏不肯吃，醫生要她坐車，她偏喜歡熱鬧，醫生說散步對她身體有好處，她偏要躺在床土睡覺。——你們說這是什麼病呢？

亦人：這也許是在生活上——
 秦麗：應批：在生活上還有什麼說的。陸先生在香港，是獨一無二的外科醫生，連總督秦圖：都賣帳的。不愁吃，不愁穿，親戚朋友擠破了門，馬達姆陸在香港，誰敢不尊敬？
 何：太貴重了！要她坐車，太麻煩了！自己還不嫌煩——

亦人：你懂什麼？我知道宛卿，她是不甘寂寞的，也許正因為這個——
 露莎：才覺得心裏委屈呢！——

亦人：委曲？——
 露莎：不，也許不是委曲，是什麼我說不出來。反正我知道這種感情，我自己也有過

的。——
 亦人：你也有過？怎麼，露莎小姐你還有什麼委曲嗎？——

露莎：為什麼不。（一半玩笑，一半認真的）要是有一天我自殺了，我警告你，千萬別